

## 第四十一回 紅娘子得婿畢良姻 醜奴兒懇親求說客

卻說劉電送了文進開船，即回寓所。此時家人已將車輛僱就，算還寓所房錢，收拾行李，即日起身。行三十里住了宿頭，於路無話。到第三日午後，已到了尚義村中，一直徑到蔣公家來。恰好蔣公正在門首與鄰翁閑話，見這兩輛大車進村裏來，便道：“僻路上如有這行車到來？”正在猜疑，車已將近。劉電早已看見蔣公，即跳下車來，高叫道：“老叔丈卻在家！”劉雲將車喝住，亦跳下來。蔣公笑迎上來道：“原來即是賢侄。”因問：“此位是誰？”劉電道：“就是家大兄。”蔣公大喜道：“正愁不得識荊，幸邀光降。”劉雲道：“姻晚亦渴慕之至。”一面就相讓進門到客廳上來。劉雲長揖道：“便服不敢為禮，明日竭誠奉叩。”劉電先欲叩見，蔣公攙住道：“彼此便服，都不為禮。”相讓坐下，家人已往裏面報知。

蔣公因問：“這坐車可是祇僱到此的麼？”劉電道：“正是。家兄進京時祇可另僱罷。”蔣公道：“如此明日好打發他去，這裏再僱不難。”當下即著蔣貴把行李搬進，車輛牲口打在後槽。先請他弟兄到書房淨了頭面，即吩咐備飯，因對劉電道：“自從賢侄去後為，直至第二年夏間總無音信，好生納悶。岑賢侄母子又於夏間起身回南直。等接到岑賢侄的回書，方知賢侄同令妹回府，寄來之書竟至遺失，自此無日不為懸念。今日賢昆仲到來，實慰渴懷。”因對劉雲道：“此番但願老世台恭喜補在東省，往來就容易了。”劉雲道：“但願如此。”劉電又接著問道：“老叔丈今春可曾入都？”蔣公笑道：“事有一定。去歲臘底岑家賢侄到此，一力勸我進京，意欲勉強一行，不料今春老母不快，因此又中止了。四月內他從都門發一封書來，十分咎我爽約。他如今是中書內第一出色之人，不但閣臣器重，且聖眷頗隆，將來不可限量。”劉電道：“小侄此番到金陵，訪知岑家伯母寓居湖郡，因特兼程前去探望，也知那邊備細，還有岑伯母與大娘子託帶來送叔祖母並孀孀的物件。”蔣公道：“他們母子也太多情，祇是將來令妹姻事如何完結？”劉電道：“小侄也正為此前往。”因將岑大娘子知人識相一段原由說來，蔣公大笑道：“這何家侄女幼小時常在這邊來頑耍，他父親曾對我說，他善能識人的賢愚貴賤，祇可惜是個女子。今卻果然。但祇恐你令妹得知，心中不喜。”劉電道：“這卻不然。雪妹雖是女子，甚是賢淑，且已聽先父之言，早知有此預佔的了。”

敘話之間，飯已齊備。蔣公道：“倉卒便飯，莫嫌簡褻。”當時一面飲酒，一面敘說往事，娓娓不倦。劉雲見蔣公神情磊落，氣宇軒昂；蔣公也看劉雲厚重端凝，豐儀俊采：俱彼此敬重。劉電又說起殷勇之事，蔣公道：“賢侄眼力不差，祇不知令妹之事，他那裏可曾知道？”劉雲道：“姻晚自歸途得遇弟妹，回家時即有備細書札託寄去了。”劉電又說起此番結識文進，路遇倭寇，相救成公家眷一事。蔣公道：“何地無纜，我輩豈可自滿？祇可惜賢侄這番出力不得上聞。”劉電道：“小侄也是一時忿激，過後想來，實是冒險。倘那時無官兵到來，船隻上不能舒展，如何敵得群寇？雖保全了成公家眷，也是徼天之幸！”賓主三人高談暢飲，至黃昏纔罷。

蔣公叫把行李都搬在書房，安設兩個床鋪，家人俱在西廂房安歇。當晚劉雲吩咐家人將車腳開發清訖，因途路辛苦，早欲安息。蔣公著元兒在書房伺候，又吩咐蔣貴明日備辦上下筵席。一宿無話。次日，劉雲弟兄早起盥洗，整頓衣冠，踱到廳上。正值蔣公出來，重見禮畢。劉雲請往後堂拜見，蔣公道：“老母因年高不能為禮，也不敢當。”因著元兒往裏稟知，少刻出來回說：“老太太、大娘娘都說不敢當，轉請劉老爺的安。少刻請姑爺裏邊相見。”劉雲因對蔣公道：“姻晚此番特為舍弟完姻，待事畢就要赴都投咨，祇恐南北禮文不一，應當如何辦理請太親翁大人指教，無不從命。”蔣公道：“一切禮文俱從省儉。這舍內侄女因幼失怙恃，在老母身邊撫育成成人，因此老母作主，說這妝奩器皿衣飾之類制作俱不及南邊工巧，且日後搬動費力，因祇置備了幾件必用之物，其餘祇可折儀相代，在南邊置辦為便。如今老世台恭喜進都，諒不能久待。祇須就近擇一吉期，請賢昆玉前兩日先往小莊暫住，至期就在那邊起身。至於轎馬旗傘鼓樂之類，現成俱有，不用費心。”劉雲見蔣公行為爽直，十分欽敬，道：“太親翁所諭極是，無不從命。但老母已備下幾端彩色、幾件頭面，竟送到老太太上邊聽憑制作。這邊應請親友、應備喜筵，俱煩太親翁開示遵辦。”蔣公笑道：“這些小事俱不用老世台費心，都是我料理便了。”

說話之間，裏面打發大丫頭出來請姑爺說話。蔣公因請劉雲少坐，遂與劉電同進後堂。老太太婆媳俱在，劉電即要叩見，老婆婆叫丫止住，都祇行了常禮。劉電代母嫂們請安畢，老婆婆道：“府上俱各納福！雪姑娘一嚮可好？”劉電道：“雪妹都叫請安，還有帶來送太太、孀孀的微物，並有岑家伯母與大娘子送的東西，少刻便送進來。”老婆婆道：“怎又要他們費心？如今三相公來完姻，諸凡都從省減。況你在客邊，這裏鄉風不諳，自己不能料理，因此我都叫你叔丈人一一照料，不用你們費心。祇要擇日完姻，老身也完了一樁心事。祇是他在我身邊長大，一刻不離，若做親後就要回南，老身一時也難割捨，須待一二年後搬回去纔好。”劉電道：“謹當遵命，況畢姻後還要進京去看岑家賢弟，直待家兄補了地方，看省分相近，方好搬取家眷。若地方太遠，連家眷也難搬送，因此目下竟不能定局。”老太太道：“但願得補到山東來，連老身也好往衙門去走走。”劉電道：“但願如此。”說話移時，外邊請喫早飯畢，劉雲弟兄遂將送蔣公之物並雪妹、岑夫人寄送之物，俱交元兒送進。當日蔣公就煩本村一位星卜先生擇定九月初十日辰時命壽。當日午間盛席款待。蔣公叫元兒往書房請了小相公回來見體陪坐。原來這小相公取名蔣卓，已長成十歲。生得眉清目秀，體貌端莊，揖讓進退，從容中禮。劉電道：“小兄弟三年不見竟成了個書生了。”劉雲道：“品貌不凡，將來必成大器，須請明師教習纔好。”蔣公道：“日後正仗賢昆仲照拂。”飲酒中間，蔣公說起莊上晚桂正茂，明日同往一賞。劉電因對兄長道：“這莊子離此不遠，甚是幽雅。”劉雲道：“既寶莊相近，愚弟兄明日竟搬在那邊暫住倒覺相安。”蔣公道：“也好，那邊家什俱備，有人伺候，應用之物我這裏送去便了。”當時酒逢知己，豪飲雄談，直至夜分纔罷。

次日，劉雲弟兄起來檢點行李，將應存之物留在書房，其餘俱用車載往莊上。早飯後，賓主三人聯騎往莊上來此時秋高氣爽，景物清妍。到得莊中，四周觀玩，園中晚桂飄香，新菊吐秀。大家就在一株大桂花樹底石凳上坐下，面前一塊磐石四圍可容十來人坐飲。當日莊上已備酒餚，就在這邊賞桂。蔣公道：“風景不殊，人事更易。記得前年此間相敘，轉瞬間岑家賢侄已著先鞭，將來賢昆仲亦雲程萬里，再過三兩年又不知作何光景？”劉電道：“老叔丈若今春進都，恐此時也不能在此間敘了。”大家談今敘昔，直飲至金烏西墜。蔣公吩咐家人小心伺候，自己辭回家中。次日送了一車米面食物到莊上來。蔣公自在家中料理，將書房後面三間做了新房，一切備辦齊整，得暇就到莊上來相敘。

時光迅速，不覺已到九月初八。這日劉雲就從莊上送過禮來，初十吉期，劉電早起裝束。蔣府這邊擺列戰車，後行其奉

坐著大轎，家人披紅，前導後隨到莊上來迎接新郎。劉雲待過了茶，就命家人與新郎簪花掛紅，排齊職事，放炮上轎。劉雲與蔣大相公俱是錦鞍駿馬相送過來。這日合村男女疊肩觀看，無不稱讚好個俊俏新郎。到了蔣府，陸炮下轎，諸親友迎接進來。正是吉時，儂相讚禮，啟請新人拜堂合巹，一切俱從古禮；親戚鄰朋，內外喜筵，款待周到。這日劉雲是新親，佔了首席，傍晚席畢，仍辭歸莊。這夜洞房花燭，女貌郎才，自有千般恩愛，萬種綢繆。

到了三朝，內外親戚見禮。劉雲這日卻是主道，陪待親朋，直至晚間席散回莊。次日又是筵宴。轉瞬已過五朝，劉雲就要告辭進京。因是領咨赴補和，蔣公不敢久留，擇定九月十九日起身。蔣公先著家人僱就車輛，又修書一封託到岑生。劉雲相訂兄弟於冬月起身，約在岑生寓所相會。至期前一日，蔣公設席餞行，並有厚贖。次晨，蔣公與劉電同送出關外而回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劉雲帶了兩個家人曉行夜宿，一路都有進京侶伴。此時正是九秋天氣，金風颯颯，玉露漙漙林楓點赤，野菊垂金，於路頗不寂寞。不止一日，到了都門，先覓客店卸了車輛。次日，劉雲帶了一個家人到吏部照例投文後，就訪到岑生寓所。恰好岑生纔從內閣回來，長班傳進名帖，知是劉電之兄，即刻迎請進來。敘禮畢，岑秀便問：“三哥如何不同來？”劉雲先致謝過，因將特往湖郡探望，現今就親山東，約在冬月進京的話說了一遍，嚮袖中取出家報並蔣公之書。岑生接來都看過了，知道家間無恙，又見老母敘說雪姐一段情節，心下感愧交並。因道：“承三哥不遠千里去看家母，骨肉之情無以加此。現今恭喜，又不曾奉賀，實是抱愧。”劉雲道：“舍弟已承老伯母的厚賜了。”岑秀道：“不知大哥寓在何處？”劉雲道：“昨日纔到，暫寓客店。”岑秀道：“這裏正閑著兩處房間，若不嫌蝸窄，竟請到這邊居住，正好朝夕請教，以解客中寂寞。”劉雲道：“敝意亦如此，祇恐攪擾不便。”岑秀道：“弟與三哥情同骨肉，與大哥也是一般，如何說此客話？”因即著兩個長班同家人劉琴往客店搬取行李，此時正是早飯時候，都中酒餚甚便，隨意取來，一同用畢飯，因談及時事。岑秀道：“此時祇為東南一帶倭寇未平，深勞聖念。弟幾欲不揣冒昧條陳數事，其如位卑，不敢越職言事。將來看有機會，弟當力保蔣叔與三哥同建功業。”劉雲因說起江浦遇盜得殷弟相救，又在湖口避風得遇弟妹，並此番結識文進，保全成家眷之事。備說一遍，岑秀鼓掌大笑道：“天涯遇合，大有夙緣。至殷兄之事弟已於成老師處得知細底，此番三哥之功不在殷兄之下，祇可惜與那文友都埋沒了。”說話之間，行李取到，家人都過來磕了頭，岑生吩咐王樸，要將自己東上房騰出讓與劉雲居住，劉雲道：“這卻不安了。”因再三阻住，就搬在西間安歇。自此劉雲與岑秀同寓，情意相孚，靜候補缺，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寧海王公自那年十一月初三日同家眷起程赴任，到了臺莊。那去處是個水陸碼頭八方聚集之所。大凡從南往北者，在這裏起車；從北至南者，在這裏僱船。王公卸船，在客寓僱車，恰恰遇著侯巡道的家眷從湖廣到來也在這裏僱車，寓所就在緊對門。這侯巡道祇有一個兒子，名叫侯集，有三十多年紀，生得面貌醜惡，情性兇頑，現今斷弦未續。自侯子傑出為巡道，他就同家眷到山東任所來，這臺莊是山東地方，便以勢焰凌人，於路作威作福。侯子傑做巡按時，他在家遊花艷賭，無所不為。凡遇有幾分姿色的婦人，就如螞蝗見血，千方百計的勾挑，就有那些狐群狗黨助惡幫兇，必要謀到了手纔罷。此番在路到處嫖宿，祇瞞著他娘一個。這日卻值王公家眷起身，他有意偷覷，看見了王小姐上轎，便覺神魂飄蕩，想道：我見了多少婦女，從不曾見有這般美貌的女子。因著家人悄悄的打聽，知是寧海縣上任的家眷，又打聽得這小姐不曾許字，心下大喜，就在寓對他母親熊氏說知。熊氏道：“既在你父親屬下，去求婚不怕他不允。到了住所就央媒去說便了。”這侯公子自見了王小姐，他也無心嫖耍，催促家人僱就車輛轎馬，竟往登州府進發不提。

卻說王公先到濟南省會謁見了各大憲後，稟辭到得登州地界，就有許多職事人役前來迎接。到了郡城，謁見巡道並本府林公、丞倅等官，就走馬到任。王公因無子息，立意要做清官。到任之後，興利除弊，愛民如子，決斷訟獄，並無留滯。未及數月，百姓愛戴真同父母。這時王公已接著了岑秀在山東所發之書，已知本道是女婿的對頭，如今是特點中書，諒也奈何他不得。因此，在人前絕不提起岑秀這門親事，又吩咐家人不許多口，因此外邊都不知岑中書是他女婿。

且說其年新正，登屬州縣俱到郡城賀節。王公卻與文登縣路公是同年同寅，最為莫逆，同寓一所。這日同在府裏赴席回來，路公對王公道：“今日府尊在書房與弟說及年翁有一位千金，德容俱備，日前侯道台面託府尊，要與他公子作伐。府尊因弟與兄至好，囑弟先為道達，看年兄尊竟如何？倘若見允，府尊再當面懇。”王公道：“此年翁所悉知，弟將半百，尚無子嗣，祇有這個小女，年尚幼小，與拙荊性命相依。原欲在家鄉擇一贅婿，以為終年之靠，斷不能遠離鄉井。今侯公籍隸湖廣，他公子又是繼娶，年齒不當，況上司、屬員亦不宜議親。祇求老年翁明日見了府尊，善為其辭，弟當心感不盡。”路公笑道：“果然，我就知此事有十分不安。府尊亦為道台面託，不得不為轉達，也恐年翁不允，故不肯面言，託弟先來探意。弟聞得這侯公子目不識丁，且素不安分。年翁所見極是，弟明日當稟覆府尊便了。”王公道：“全仗年翁善為言之。”當晚兩公又敘談了半晌，各自安歇。次日，路公即將此話回覆了林府尊。林公道：“這也怪他不得，他祇有這個女兒，豈肯遠嫁外省？改日我面覆道台便了。”

當日路、王二公俱各稟辭回縣。王公回署與夫人說知此事，夫人道：“莫說他是梅女婿的對頭，這續弦遠嫁也是斷斷不能的。”且不說王公這邊。卻說林公這日去面覆道台，侯巡道倒也罷了，他公子見說不允，如何放得下這條肚腸？就對他父母面前道：“若不得這王知縣女兒為妻，情願一世不娶，削了頭髮去做和尚！”熊氏夫人道：“他祇是個知縣，卻不識抬舉，竟敢抗違？想必是那知府說得不著實，不如當面與他說親，諒他不敢推脫。”侯子傑道：“且待他到府來時再處。”因此把這事暫為中止。

且說這年登屬之寧海、萊陽、招遠等數縣地方，自二月至四月底亢旱無雨，麥苗盡死。登州所屬又是澆瘠之區，百姓本無儲積，稍有之家僅可齋粥度日，貧窮者四散逃荒。王公屢稟上台，要開倉賑濟。上台俱以偏災未經奏聞，不得擅動倉廩。王公無奈，因捐己俸，四門煮粥救饑，明知人多力薄，祇得自盡此心。誰知到五、六、七月，陰雨連綿，處處俱成巨浸，凡種秋苗，盡行淹死。八、九月間水還不退，麥難下種，亦無種可下。民間賣男鬻女，四散流離，骨肉不保，以致搶奪頻聞，盜賊生發。各縣申報上台，都以偏災不敢申奏，祇令州縣善為安撫。王公目睹百姓凶荒，至此不忍坐視，因與夫人商量出一個主意來。正是：

不惜一官瘦，寧教百姓肥。正不知相商出甚麼主意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篇祇是完婚，求親兩事，任你寫得花團錦簇，無非小說習套，《雪月梅》不屑為也。看他寫園中賞桂一段，何等興會，何等慷慨，都是現成景色，點綴絕佳，至岑生入門便問三哥，提起雪姐不覺感愧，不知大哥寓在何處等句，真是古今第一情人。侯公求親不允一段，寫下回響馬劫人二事伏線，行文如雲中之龍，東露一鱗，西現一爪，令觀者目不暇瞬，而不知其全體固是渾然也。

